

黎海寧談新作《孤寂》 從感覺與印象出發 把《百年孤寂》搬上舞台

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賈西亞·馬奎斯的著作《百年孤寂》，乃「魔幻現實主義」的代表作。它以寫實的筆觸描述一個龐大家族，七代人的歷史故事，但大多數人物與事件卻不離荒誕怪奇，而且書中角色眾多，關係複雜，要把這部西班牙文學巨著改編成舞台演出，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。不過本地資深編舞家黎海寧，就決定向難度挑戰，與多才多藝的英國藝術家彼得小話（Peter Suart）聯手，從《百年孤寂》這本小說出發，為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（CCDC）編創一齣全新的舞蹈劇場《孤寂》。文：陳瑋鑫 圖：城市當代舞蹈團提供

其實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黎海寧已經嘗試過把馬奎斯的另一本著作《事先張揚的命案》，改編成為舞蹈作品。當年同樣是由CCDC製作及演出。只不過編創的只是一支短篇，而今次將於十二月在葵青劇院演藝廳首演的《孤寂》，則會是一齣長個多小時的大型長篇舞作。

「我很久以前就已經讀過《百年孤寂》這部小說，也曾有閃過把它改編成舞台演出的念頭，只不過覺得很難做到，所以一直不敢肯定會否這樣做。」黎指最初跟彼得小話談合作時，也未想到要做一個《百年孤寂》的舞台版，但由於她知道彼得一向對文學有興趣，於是便提議大家先互相提出一些喜歡的文學作品作為討論起點。「我已不大記得是誰先提出，但說到《百年孤寂》時，發現大家都同樣喜歡，所以便決定大膽地試試把這一本經典小說，轉化成舞台上的當代舞演出。」

演繹不同「孤獨」

當然，要把小說內的情節仔細表現出來，純粹以舞台上的舞蹈去呈現並不可能，所以黎將會從原著小說中，抽取一些事件的印象去發展成舞蹈段落，而不會勉強把原著的故事情節一一闡述。「如果書中已經有充分描述，就無謂再用舞蹈去演繹。因此我也不會完全跟足書中的意象去創作，而是會比較自由地去運用原著中的角色及元素去發展。」縱使訪問當天，黎表示仍然有很多演出的細節尚未定案，整體也未想得透徹，但相信書中一些比較重要及深刻的場景，還是在《孤寂》內看得見。

黎海寧提到書中有不少角色她都特別有感覺，例如多次武裝起義，但就一再敗仗，甚至漸漸失去了愛人能力的邦迪亞上校，還有在愛情路上波折重重，最後因恐懼而排斥了所有追求者的亞瑪蘭塔；當然還有貫穿整部小說，活到百多歲的易家蘭。「書中寫得很好，每個人都有着不同的孤獨，好像上校有着獨裁者的孤獨，而易家蘭就承受着老了之後的孤獨。」

正是「孤獨」這個在馬奎斯小說中不斷重複出現的主題，啟發了《孤寂》的創作。屆時各舞者將會分飾不同角色，同一位舞者可能在前一段扮演老女



■《Mei Wind》by Peter Suart

人，但下一段可能會擔演情人的角色，而且同一角色也不一定只會由一位舞者去演繹。「作品將會呈現每個人不同的孤獨，也會有兩個人的孤獨，以及不同性格的人所產生的不同種類孤獨。」另一方面，黎也預告整支舞作未必有一條明顯的故事線，劇中的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也不一定會順序去呈現。

至於原著中，跟邦迪亞家族有着千絲萬縷關係的吉卜賽智者麥魁迪，就會由彼得小話飾演。黎跟彼得很早就已經認識，也看過他之前與曹誠淵及CCDC合作的《365種係定唔係東方主義》，以及彼得自己的個人劇場創作，覺得風格甚為獨特，因此希望能夠合作。「彼得小話的角色有時會在他自己的空間，有時也會與舞者有所互動。而他也會撰寫一些文本，在演出時朗讀。」但至於彼得及其文本如何跟舞蹈穿插，就仍然未有定案，暫時只能先賣個關子。

開放氛圍中合作創作

彼得小話這次除了會以說書人的角色粉墨登場，也會為《孤寂》作曲及設計佈景。「這次創作跟過往作品最大不同的是有作曲家的參與。我早期的作品很多都會與作曲家合作，不過之後很長時間也是自己找音樂，這次再跟作曲家合作，可說是其中一個挑戰。」黎指彼得小話的音樂有一種特別的氛圍，以他為《365》創作的音樂為例，就絕對不是她慣常會找上的那一類，因為她很少會用到很重節拍的音樂，故此現階段每每收到音樂後，都得花點時間去思考如何好好運用。

分隔港、英兩地，創作初期雙方主要以電郵溝



■黎海寧



■彼得小話（Peter Suart）

《孤寂》

時間：12月11日、12日 晚上8時
地點：葵青劇院演藝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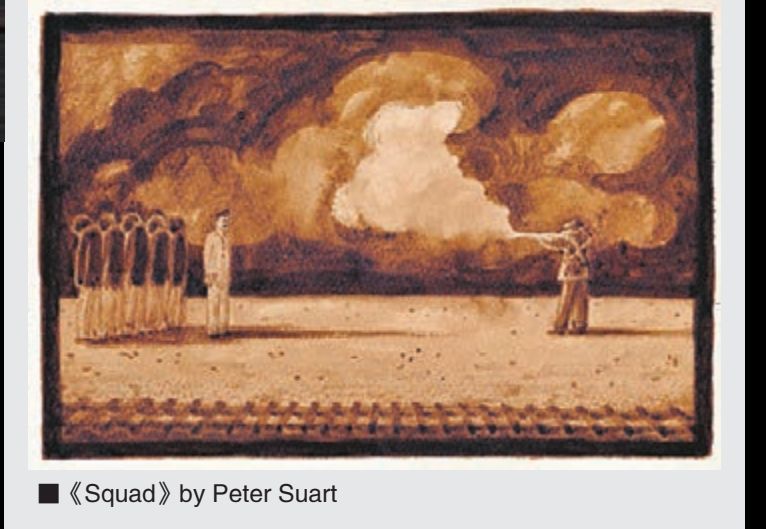
■《Squad》by Peter Suart

通，先討論書中有什麼重要的元素，例如時間、不斷重建又毀滅的大屋等，然後再決定哪一些要做出來。相互取得共識後，黎與彼得便從他們對這些元素的印象及感覺出發，各自各去發展創作。在彼得譜曲及描繪作品的佈景設計的同時，黎也一直與CCDC的舞者們在排練室內找動作、找意念。

「我不會指明要什麼音樂去配合我的片段，所以當收到彼得寄來的音樂時，我會再憑我的感覺去決定放在什麼地方。因此可能某段音樂是彼得針對某事件而寫成，但我可能會用在另一段落，只要碰巧合適的我就會用。」難得二人對這次的合作持非常開放的態度，大

家對這樣的創作安排也沒所謂。

說回這次《孤寂》的創作與馬奎斯原著《百年孤寂》的關係，彼得小話在早前《彼得小話孤寂畫展》的開幕座談會上談到，他為這次創作不單止重讀了《百年孤寂》，還一概讀遍了馬奎斯的其他作品，去了解他的世界觀。至於編舞黎海寧又有沒有要求舞者也要讀讀書呢？「我沒有要求舞者去讀原著，而且也不會逼他們去讀。然而，排練初期我知道只有兩三人讀過原來的小說，但隨着排練展開，我就發現排練室內越來越多書出現，看來這個作品多少也激發了舞者們的興趣去一讀吧。」



■《Squad》by Peter Suart

敢觀舞台

文：梁偉詩
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優人池上舞——池上秋收2015稻穗藝術節

舞台表演藝術最重要的決定元素，往往是「舞台」。「舞台」不僅僅是一項硬件、空間，還盛載着舞台表演藝術的各種可能。劇院大小與表演規模固然密切相關，戶外演出所兼顧又更多。過往一段時間，香港藝穗文化節不斷探索表演的場地邊界，包括工廈電梯大堂、碼頭、東北村落等，均實驗過各種各樣的演出形態。然而，在一望無際的黃金稻田間、聽着稻浪看優人神鼓，卻完全全是一次耳目一新的體驗。十月底，台灣好基金會與台灣著名藝團優人神鼓crossover，在台東池上合辦「池上秋收2015稻穗藝術節」，展現台東在地面貌；並以天堂路稻田區的優人神鼓《時間之外》，實行視覺上的辦桌。

雖云壓軸的黃金稻田秀，已成為「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」最紅鎮店之寶，過往先後有雲門舞集《稻禾》和張惠妹《土地之歌》等獻藝。2015年，台灣好基金會別出心裁地設計了為期三天的「跟着優人 稻浪雲腳」路線，讓觀眾成為名副其實的參加者，行「雲腳」。所謂「雲腳」，不光是形式上走一天路打一場鼓，核心精神更是「雲底下一步一腳印，默語殺行」的身心歷練。經歷三天的汗水和足印，在「金石優人」（按：以培訓地點台北「金瓜石」命名）帶領下，我們從台東教堂、台東糖廠、台東森林公園、鐵花村、「電光國小」、電光部落、關山天后宮，最後到終點站池上天堂路，得以觀賞秋收現場演出，自是另有一番滋味。

首次接觸優人神鼓的《勇者之劍》，大概可追溯到香港「台灣月2007」。優人神鼓，作為一個以鼓樂為主的台灣藝團相當具代表性，「優人」取自傳統「優伶」之意，「優人神鼓」指表

■優人神鼓在池上一望無際的金色稻田中搭台演出。 攝：梁偉詩



演者在專注、無我的狀態下擊鼓。甫在創團伊始，「優人神鼓」自我定位為與「修心」、「禪」密不可分的一種藝術形式。為了達至這種藝術追求，「優人神鼓」所展示的除了是一個藝術團體，還是一種生活方式、一種精神狀態、一種信仰——團員練擊鼓、耍太極，還得行「雲腳」滌盪心靈，為世人祝福。至於今回優人的《時間之外》，香港觀眾在「新視野藝術節2013」亦先睹為快，禪鼓合一並以昏暗中圓轉不息作結，令人印象猶深。

鏡頭一轉，舞台換成台東，池上優人還是不一樣的。壓軸表演《時間之外》，在池上伯朗大道的盡處天堂路舉行。天堂路附近浮圳175公頃的綠廊，已由台東鄉公所申請通過文化資產，被列入文化景觀保護之地。田野間漫步聽浪，同時在傾聽池上大地的呼吸和心跳聲，如同徜徉在一闊台東大自然之歌的海洋。倏忽間體悟自然世界的宏大，我們在當中順應、觀賞、品味、感通，城市人最擅長的智巧識見驕傲，在大山好風裡渺小無語謙卑。「池上秋收 稻穗藝術節」把觀眾帶到這裡，讓自以為半生都與藝術表演打交道的我們，真真正正進入天人合一的藝術境界與醍醐灌頂的自然體驗。

■在池上的稻浪中「雲腳」 攝：梁偉詩



雲腳之行，固然使得觀眾近距離明白到優人神鼓獨特哲理與藝術觀；稻田間的池上舞台，也不光是一場娛樂大家的慶典，而是「山上優人」（按：「金石優人」主要是年輕新人，「山上優人」為核心成員）將沉浸得最深遠的哲思與體藝一併展現。黃金稻浪中，舞台上「寓藝於自然」的再創造：大驟雨、千江映月、涉空而來、蝕、漩中渦，分別以鼓藝再現狂濤黑潮、映月靜水、丘壑松風、洲渚呼喚、裊裊清煙。漩中渦部分，優人吟誦唱詞伴着規律的舞步擊鼓，或前或後或左或右，赫然就是流水的身影。這時候，終章《時間之外》才默默登場，優人的衣衫都被風捲到田野深處，優人在罡風中旋轉不休，那是宇宙銀河。由急促到舒緩，由舒緩到永恒。天地悠悠，無盡阡陌再也沒有異類，所有人所有樹木所有稻穗，雲下的眾生都是一體。

至此，所謂表演藝術的空間，已不再有空間的概念。阡陌交錯、群山蜿蜒，眼前的是大千世界。在田野稻禾中，一切感覺特別實在。展演結束後，池上的年輕志士列隊歡送我們這一群群陌生的外來者。「歡迎下次再來池上！」一張張被曬得通紅的臉開心地說。孩子們笑容裡，我讀到對土地的自豪。

賴聲川在滬打造專屬劇場

新華社電「有了這個新劇場，我就不再是『游牧族』了。」台灣知名舞台劇導演賴聲川指的這個「新劇場」，就是上海熱鬧的徐家匯美羅城5樓最新竣工的可容納600多名觀眾的「上劇場」。「上劇場」建成後將成為主要呈現賴聲川品牌劇目的演出場所。

「過去一直沒有劇場的家，只能借用別家的演出場地巡迴演出。」在新近的採訪中，賴聲川拿出了「上劇場」開幕季的演出手冊，從2015年12月到2016年2月，所有的演出時間表一清二楚。「我們現在能夠對自己的演出有一個自主的安排。」他說。

12月5日「上劇場」的開幕大戲也已經敲定，是賴聲川編劇的《在那遙遠的星球，一粒沙》。這是賴聲川首次以「外星人」和「不明飛行物體」為題材的原創心靈喜劇。他回顧說，這齣戲於2003年首演，後來卻再也沒有重演過，其中主要的原因，也是「沒有專屬劇場」。

目前，「上劇場」的佈置僅剩一些「掃尾」工作。記者進去看了一下，有幾點印象很深刻：第一排座位距舞台僅2米，可以近距離觀賞；舞台也非「圓弧」狀，而是左中右直線切線的設計，讓坐在各個方向的觀眾都有機會感受到「舞台正面」的效果；懸掛幕布、燈光的吊桿有40多道，可起到快速轉換佈景的設計，並融入了他這麼多年演出生涯中悟出的一些舞台效果的體

會。「這是一個專門為舞台劇設計的劇場。戲劇人能親自操刀設計，實屬難得。」他說。

雖然賴聲川工作室以往出品的《暗戀桃花源》、《愛籐籠、人籐籠》等名劇，都有時尚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因素，吸引了大批的年輕觀眾，但是在賴聲川看來，相比電影等大眾藝術載體，話劇「永遠是小眾的」，它不能完全靠「明星」來取得轟動效應，而是更多要以內容來與觀眾互動。

賴聲川很欣賞喬布斯的一句話：對於新產品來說，消費者不需要知道「自己需要什麼」。他說戲劇在某種程度上也與之相同，不能一味地去迎合觀眾的口味。藝術是「帶着大家去一個過去沒有去過的地方」，正因為是沒有到過的地方，所以「你怎麼能要求他說出他需要什麼呢」。當然，這與照顧到現代觀眾的欣賞習慣和感受方式，也並不衝突。

「上劇場」圓了賴聲川「有一個劇場的家」的夢想，他也對馬上就要到來的「屬於他自己的首個演出季」充滿了熱切的期待。他沒想到，短短幾年，「話劇熱」已醞釀出越來越成熟的氣候。問到其中的原因，他不無幽默地說，「因為大家都喜歡看好戲」。

隨着首個演出季的到來，賴聲川和他在滬的專屬劇場的互動，將「好戲連連」，而且「好戲還在後頭」。